

禅与唐宋作家

姚南强 著

持归岭北万人看
眼新得龙光竹
松子落幽人应
散步咏凉天
秋夜来
相照人知明月
幽篁里弹复长
水色口吟西
分道人非复世
在瓶月入千江
无余说云在青天
两函经我来回道
似鹤形干株松下
与他人炼得身
到头须扑破却
我腹争知满害
清风江上月
探虎逢知似
自同禅觅句
诗心何以传
云去苍梧湘水
秋堂境寂夜方
真僧不见听时
禅思何妨在玉
琴心半深证如



禅文化丛书
主编 袁宾

禅

禅与
唐宋作家

姚南强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SAW 8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禅与唐宋作家/姚南强著

—江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1

(禅文化丛书/袁宾)

ISBN7-210-01861-1

I. 禅…/禅…

II. 姚…/袁…

III. 禅作家—哲学—唐宋时期

IV. B946.5

禅与唐宋作家

姚南强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5.375

字数:125千 印数:1-4500册

ISBN7-210-01861-1/G·203 定价:8.00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地址:南昌市新魏路17号

邮政编码:330002 电报挂号:3652 电话:8511534(发行部)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是印度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学)融合的产物。禅宗兴于唐而盛于宋,与唐诗宋词的繁荣同步,这二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内在联系一直是学界所感兴趣的问题。本书从禅宗与唐宋作家的关系入手,对于禅宗与唐宋的文学、哲学等关系作一些考察,从中探索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些发展线索。

禅,在古印度只是指一种静息观照的修养方法,并非为佛家所独有。禅宗完全是在中国形成的。严格地说是从慧能开始的。慧能吸取了儒家的性善说和良知说,提出了“自心即佛、众生皆能成佛”的理论,为禅宗的世俗传播打开了新局面。唐王朝对宗教采取了“三教并存”的宽松政策,从而使佛教,特别是禅宗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对文人士大夫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可归纳为下列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自觉的奉佛信禅。如著名山水派诗人王维过着半隐士式的生活,醉心于与禅僧清谈论道,长期素食,自比为维摩诘,居室中唯有绳床、药臼而已,又曾亲自为慧能写碑文。而与之一同作为山水田园诗派“四宗”的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都是热诚的禅客。柳宗元和刘禹锡则特别热衷于佛儒相融,柳宗元指出:“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送僧浩初序》)认为佛教“与孔子同道”,“存以佐世”(《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而特别推崇慧能的南宗禅:“今布天下。凡言禅皆本曹溪”,“其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刘禹锡则欣然以“事佛而佞”自居,提出了“二圣说”:“文宣王,古今之圣人,释迦如来,

西方之圣人。”(《送僧元嵩南游并引》)认为儒佛“犹水火异气，成味也同德；轮辕异象，致远也同功”(《袁州萍乡县杨岐山故广禅师碑》)。刘禹锡继王维、柳宗元之后再次为慧能作碑铭。

第二种则是由辟佛而转为奉禅的。据说李翱最初师从韩愈而辟佛，但后来却吸取了北宗禅的定、慧学说而提出了“复性”论。后人评价说：“习之《复性书》，盖得之于佛经，但文字援引为异耳。”(宋石室祖琇禅师)李诗《云在青天水在瓶》更被禅门列为偈语公案。再如欧阳修盛年时也是激烈地辟佛的，“欧阳文忠公平生诋佛老。”(叶梦得《避暑录话》)而在晚年却发生了信仰危机，终归禅佛，自号“六一居士”：“集古一千卷，藏书一万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一老翁于五物间，称六一居士。”好一派禅门居士的洒脱气派。苏轼年轻时对佛教也颇有非议：“今士大夫至以佛老为圣人……轻富贵，安贫贱，则人主之名器爵禄，所以砺世磨钝者废矣。”(《议学校贡举状》)批评禅门“废学而徒思”，“其中无心、其口无言、其身无为”，“饱食而嬉”(《盐官大悲阁记》)；然而很快地也投入临济宗黄龙门下(东林常总禅师)，自号东坡居士，宣称“儒释不谋而同”，好比“我见大海，有此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祭龙井辩才文》)。其中转变最为典型的是宋人张商英，最初他为维护儒家正统地位，曾欲作《无佛论》，而最终却成为禅宗史上最著名的“护法宰相”。

第三种则是外儒而内佛。表面上激烈地排斥禅佛，而在思想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深受禅理影响。其一如韩愈，作为古文复兴运动的开创者，居唐宋八大家之首。他坚持儒家的道统，激烈地排佛拒佛，曾经为上奏《谏迎佛骨表》而被贬，而在其晚年的诗作中却常常透露出一种阅世的禅意，如《遣兴》中云：

断送一生惟有酒，寻思百计不如闲。

莫忧世事兼身事，须著人间比梦间。

被后人评为“禅悟后语”。又有《与张十八同效阮步兵一日复一夕》诗：

一日复一日，一朝复一朝。
只见有不如，不见有所超。
食作前日味，事作前日调。
不知久不死，悯悯尚谁要！
富贵自縻拘，贫贱亦煎焦。
俯仰未得所，一世已解镳。

此诗在韩诗的编年中排在最后，充满了色空戏世的情调。亦未尝不可说是韩愈最终的人生忏悔吧！

如果说韩公受禅佛的影响是不自觉的，那么朱熹则是表面上公开拒佛，而暗地里却自觉地偷运禅理者。朱熹与禅门有师承渊源，十四五岁时即学禅问道，十八岁考举人时，随身只带了一本《大慧语录》，“及去赴试时，便用他的意思去胡说……试官为某说动了，遂得举。”（《朱子语类》卷一〇四）但后来接受了二程、张载的理学思想，为维护儒家正统地位，不免对禅佛多有拒斥，而实际上却又在自己的学说中吸取了禅门诸多教义。例如朱熹的“理一分殊”即是华严宗和禅门的“月印万川”、“一法遍含一切法”的思想，朱熹的“去人欲，存天理”也就是禅宗的“见性成佛”，朱熹的“持敬当以静为主”也就是禅定和顿悟的方法。故后人颜元云：“朱子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无异于半日当和尚，半日当汉儒。”“前门拒佛，后门纳禅”几乎是宋明理学家的一贯宗风。这是因为“儒门浅薄”，要想重振儒家道统，只有到禅门去搬救兵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唐宋的文人士大夫在思想上有一种禅理化的倾向，这种倾向还表现在诗人们在生活情趣上的变化。他们或是寄意山水，崇尚自然；或是品酒狎伎，游戏人生；或是清淡素食，

隐居避世。在人格上也发生了交叉：文人以习禅为荣，自号居士，争相投入禅师门下；而禅僧也优游吟诗，以为风雅。

禅对唐宋作家的影响更突出地体现在他们的作品之中，这也就是唐诗宋词中的浓厚禅味。就诗而言，我们可按山水诗、清境诗、通俗诗、公案诗来分别加以说明。

中国的山水诗，向来有一祖四宗之说，一祖者陶渊明也，四宗则分别是前文所说的王、孟、韦、柳。禅宗主张要通过坐禅而达到心冥空无的禅寂。这一思想在诗中就会形成一种静态的美。如韦应物的《秋夜寄邱二十二员外》：

怀君属秋夜，散步咏凉天。

山空松子落，幽人应未眠。

秋夜、凉天、空山、幽人，清而幽，空而寂，闲淡而雅静。即使写动，写声响，也是以动出静，喧中求寂，以体现诗人寂然宁泊的心境，如孟浩然的“松月生夜凉，风泉满清听”，“荷老送香气、竹露滴清响”，寂静到了这种程度，以至露水滴下的声音都能听清。禅宗又强调任运自然，要达到一种空灵的境界。禅宗公案中有所谓“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到“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再复归到“见山仍是山，见水仍是水”的修道三阶段，只是到了第三阶段才是摆脱了主、客体区别，达到无我、无物的最高境界，而王维的一些山水诗也正是达到了这种境界：“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竹里馆》），“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鹿柴》），此处无人胜有人，主客体已融合为一了。

唐代又有皎然、灵澈为代表的清境派诗人。清境派其实也是山水诗的传统，只不过其意境特别清苦，具有佛门浓重的蔬笋气。例如皎然特别喜欢写明月和白云，月孤而冷，云白而洁，用以衬托出诗人的孤寒之意。而贾岛诗又以苦吟为其特征，号称“清真僻苦

主”：“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著名的“推敲”即出于斯，故有“郊寒岛瘦”之说。皎然是一代名僧，贾岛则是还俗的和尚，正是他们才会把禅门的“衲气”带入文坛，贾岛的影响整整遍及一个时代，直至宋初九僧、宋末四灵和江西诗派。

通俗诗派最早恐怕起于南北朝的志公禅师和傅大士，中有王梵志，下启白居易、寒山、拾得，乃至苏轼、黄庭坚、杨万里，其诗在内容上多以劝化、禅悟为主，在形式上则力求通俗白话，成为中国诗词史上的又一重要流派。例如王梵志有诗云：

来如尘暂起，去如一地风。
来去无形影，变见急匆匆。
不见无常急，业道自迎君。
何处有真实，还凑入杳冥。（《来如尘暂起》）

这是勘破生死的禅悟诗。

寒山子诗云：

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
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

这是讲“自心即佛”、“自性清净心”的禅理。

白居易参悟最多的是洪州禅，相信佛就在平常心中。其诗或是忧生，或是劝化，被誉为“广大教化主”；形式上也力求入俗，如《长恨歌》曾“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

在禅宗的进一步发展，又用诗来表达公案、禅理，形成了公案诗这一新流派，而其中最特出的当推苏轼、黄庭坚。如苏诗《独觉》：

悠然独觉午窗明，欲觉犹闻醉鼾声。
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里的“独觉”暗指禅悟，一语双关。又如黄山谷诗《寄黄龙清老三首》之三：

骑驴觅驴但可笑，非马喻马亦成痴。
一天月色为谁好？二老风流只自知。

这是讲二位禅师的参悟好比是一天朗月，不可言说，亦不必举示，只能彼此心照。

词句格式古板，故较难适应新鲜活泼的禅理，是以唐宋作家很少以词喻禅，但东坡与山谷则是此道中的佼佼者，如苏词《如梦令》之一：

水垢何曾相受，细看两俱无有。
寄语揩背人，尽日劳君挥肘。
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

水本意在洁，垢为污染，但在禅悟中是不分洁污的，“两俱无有”，“本来无垢”，故揩背人是可“轻手”了。

黄山谷也曾仿船子德诚和尚而作《诉衷情》一首：

一波才动万波随，蓑衣一钓丝，锦鳞正在深处，千尺也须垂。
吞又吐，信还疑。上钩迟。水寒江静，满目青山，载月明归。

这是说“道”在深不可测的千尺深处，而悟道之人要不怕反复，才能

达到那光辉的顶峰。

禅对唐宋作家的影响还特别表现在诗论上的渗透和导向。从王昌龄的“三境”、“三格”之说到刘禹锡的“境生于象外”，皎然的“三境说”和“文外之旨”，司空图的象外之象，齐己以禅论诗，黄庭坚的“诗眼”之说，杨万里“活”、“趣”、“灵”、“快”的诚斋体，一直到严羽的《沧浪诗话》，唐宋作家实际上是以禅宗的哲理作为其文论的指导思想的，读者可以自己在阅读中一目了然，这里就不一一细述了。

古人云：“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禅的精神陶冶了一代唐宋作家及其诗词，而诗亦对禅宗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和积极的推动作用。

佛门本来只有偈颂，在翻译为汉文时，为了便于诵读，开始只是仿照中国的古体诗，但并无规范的韵律和格式；而通过唐宋期间禅诗的融合，许多禅师也纷纷吟诗作对，这样就便于进一步与士大夫阶层进行沟通，这为禅宗的持久发展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同时，名人名诗名句又常常成为禅门的机锋警句，成为禅师弘法和接引后学的得力工具，禅宗不立文字，但实际上又不离文字，而诗的这种形象思维较好地表达了禅理，达到了“绕路说禅”的目的，在唐宋作家那里，文学和教理，诗与禅都达到了内在的和谐。

无论是禅与诗，笔者都只是一个初学者，本书对诗禅相通的内在机制也只是在作初步的探索，期望读者不吝赐教。

南 强

于上海南塘

1996年12月

目 录

一、山水神韵王摩诘	1
1. 崇佛世家复入禅	1
2. 禅趣入诗见神韵	5
3. 王维及其山水诗 对禅宗的反影响	8
二、寂静空灵孟山人	11
三、闲适淡远韦苏州	14
四、“三境”“三格”王昌龄	16
五、禅儒合一柳河东	20
1. 一生坎坷近空门	20
2. 融会佛儒崇南禅	22
3. 寄寓山水，诗文双绝	24
六、“佞佛”诗豪刘禹锡	27
1. 自居“事佛而佞”	27
2. “境生于象外”的诗论	29
3. 诗豪“视身如传舍”	30

七、通俗诗人王梵志	32
1. 轮回报应的劝化诗	32
2. 勘破生死的禅悟诗	34
八、姑苏钟声寒山诗	37
1. 文殊、普贤转世	37
2. “自性清净心”，“即自流 天下”的通俗诗	41
3. 和合二仙人，欢喜传人间	43
九、香山居士白居易	46
1. “四问答”中得真修	46
2. “通学小中大乘法”	49
3. 入俗教化的忧生诗	51
十、清境派诗僧皎然	54
1. “皆取法对”的中道论	55
2. “真于性情”的主体能动论	56
3. 文外之旨，情在言外	57
4. “月尽知心证”的心境论	58
十一、贾岛开创苦吟派	62
1. 清真僻苦主，苦吟悟心源	62
2. 以寒苦之辞，达枯寂之境	66
十二、“得得来和尚”贯休	69
1. “一敲粉碎狂性歇”	69
2. “思苦香销尽”，“得句先呈佛”	71
十三、齐己和尚“儒者禅”	74
1. “人间净土”的追求	74
2. 杂驳的修行观	75
3. 佛门的诗评诗论家	77

十四、司空图以禅品诗	79
1. “象外之象”的意象说	79
2. “真体内之”的空虚观	81
十五、诗圣“门求七祖禅”	83
十六、韩公辟佛亦近禅	86
1. 激烈的辟佛者	86
2. 禅儒本有相通处	89
十七、李刺史“复性”通禅	93
十八、六一居士欧阳修	96
十九、染指禅味半山老	98
1. 与蒋禅师“萧散林下”	98
2. 非有非无的“无性”说	101
3. 博取禅诗三昧	102
二十、“护法”宰相张商英	105
二十一、公案诗巨擘苏轼	108
1. 归诚黄龙门下	108
2. 友善吴越诸名僧，交游酬唱传佳话	111
3. 东坡戏大通	113
4. 禅入诗矣诗入禅	114
5. 胸怀豁达，情趣潇洒	116
二十二、木樨花香黄山谷	120
1. 七龄童早慧超悟，终成黄龙门法嗣	120
2. 寒炉拨火求灵感，禅理法眼成诗眼	123
3. 话头机锋皆入诗，打诨通禅戏三昧	125

4. 不犯正位另辟径,翻著袜子咏反调	——	127
5. 涪翁再续江西灯,诗到江西别是禅	——	128
二十三、“活”、“趣”、“灵”、“快”诚斋体	——	131
1. “活”	——	131
2. “趣”	——	133
3. “灵”	——	134
4. “快”	——	135
二十四、宋僧禅诗情各异	——	136
1. 蔬笋气	——	136
2. 禅寂味	——	137
3. 入世情	——	137
二十五、《诗眼》与《石林诗话》	——	139
二十六、沧浪浦客禅喻诗	——	143
二十七、朱子禅门多因缘	——	147
1. 密庵寄斋粥,学禅得中举	——	147
2. 以儒拒佛,以禅入儒	——	148
3. 景、情、理合一的诗风	——	150
二十八、诗为禅客添花锦	——	152
1. 从偈颂到禅诗	——	152
2. 以诗悟禅心自证	——	155
后 记	——	158

一、山水神韵王摩诘

中国的山水田园诗第一高潮起于魏晋南北朝，以谢灵运、陶渊明为代表。第二个高潮的代表则是中唐的王维、孟浩然等，而王维的山水诗特别体现了禅宗的思想影响。

1. 崇佛世家复入禅

王维(701—761)，字摩诘，蒲州人，是中唐时最著名的诗人之一。父处廉，曾为汾州司马。王维早慧，工诗善画，博学多艺，十五岁即进京谋求功名，二十岁中进士，任太乐丞。后因署中伶人舞黄狮子事受到牵累，贬为济州司仓参军。开元十四年(726)复到淇上为官，后隐居淇上。十七年，回长安闲居，并从荐福寺道光禅师学佛。二十三年春，擢升为右拾遗，史称“王右丞”。二十五年出使凉州，在河西节度使幕中任职。二十六年复回长安任监察御史。二十九年春曾一度隐居于终南山。天宝元年复出任左补阙和给事中。安史之乱时曾陷于叛军中，迫受伪职，平定后，复为太子中允。

王维的名字，即取自佛经中的维摩诘。维摩诘原

为大乘佛教中的一位印度居士，据说与释迦牟尼是同时代人，善于应机化导，曾给舍利弗和文殊宣讲过大乘教义。所谓居士，是指在家修行者，此类人不必修入空门，亦可超度彼岸，既可在寺院里谈禅，又可在朝廷中谈论国事，颇合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哲学。

王维的信佛是有家庭传统的，他母亲崔氏曾师事大照普寂禅师三十余年，其弟王缙亦奉佛。《旧唐书·王维传》云：“维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彩……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王维自己二十来岁时已修习“禅寂”，在他诗中也多次提到“夜禅心更寂”、“欲知禅坐久”、“禅寂日已固”、“闲坐但焚香”、“安禅制毒龙”。

当时禅宗南北之争正炽，慧能大弟子神会居南阳龙光寺，影响颇大。开元二十八年，王维曾与神会相会，请教佛法，在座的还有北宗禅师惠澄。

王维：“若为修道得解脱？”

神会：“众生本自心净，若更欲起心有修，即是妄心，不可得解脱。”

王维：“大奇！曾闻诸大德皆未有作如此说。”“此南阳郡有好大德，有佛法甚不可思议。”

当时盛行的是北宗神秀的“渐修”法，主张“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而慧能南宗主张“顿悟”，自心即佛，一念得悟便成佛，故神会反对“起心有修”。王维对此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赞叹为“好大德”。

接下去王维又与神会讨论了在定慧问题上南北宗的不同见解。

神会：“今言不同者，为澄禅师先修定，得定已后发慧。会即不然，今正共侍御语时，即定慧俱等，是以不同。《涅槃经》云：定多慧少，增长无明；慧多定少，增长邪见。若定慧等者，名为见佛性。故言不同。”

王维：“作没时是定慧等？”

神会：“言定者，体不可得所。言慧者，能见不得体。湛然常寂，有恒沙巧用，即是定慧等学。”（参见《荷泽神会禅师语录》第二十九节）

佛家有戒、定、慧三学。神会的这一段话是要揭示出南宗与北宗（也包括其他佛教派别）在定、慧问题上的区别。所谓定，即是禅定，慧即是智慧。慧能说：“定就是定其心”，“慧即在自性中观照”，“定中而有慧”，“慧中而有定”。北宗主张先定而后才能发慧，而南宗则认为定、慧一体，没有先后、体用之别，达到了自心清静，也就是定中有慧，而在缘取外境时达到自然“无心”，也就是慧中有定。觉悟是从自心中“定”得，而知识也是从自心中开“慧”。二者是同一过程。这一思想对王维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对其后期诗歌的影响是深刻的。

王维曾为禅宗北宗的神秀、大照写过塔表，又受神会之托为南宗祖师慧能写了《能禅师碑》文，文中除了叙述慧能的生平、事迹外，主要介绍了南宗禅理，其中亦有王维自己的发挥。如碑文中云：“乃教人以忍，曰：忍者无生方得，无我始成。于初发心，以为教首，至于定无所入、慧无所依；大身过于十方，本觉超于三世。根尘不灭，非色灭空；行愿无成，即凡成圣。举足下足，长在道场；是心是情，同归性海”。这里作为最后结论的“行愿无成，即凡成圣”，也就是前面神会所说的“众生本自心净”、“若更欲起心有修，即是妄心”，故而必“无成”也。“定无所入，慧无所依”，则是指定与慧除了达到“即凡成圣”的根本觉悟